

晉

略

冊六



晉略列傳十八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廬江之尋陽至訪四世訪少沈毅謙讓周振窮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重散吏陶侃薦爲主簿以女妻其子瞻情好彌篤廬江陳訓善相人謂訪與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命爲參軍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自歸元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屯尋陽之鄂陵與甘卓趙誘共攻華軼連破軼將馮逸王約傅札朱矩遂禽軼斬之江州平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建興三年與諸軍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船訪作長歧棖以距之賊從青艸湖密抄官軍又遣杜弘張彥攻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焚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隨李恆受訪節度

賊衆數倍訪訪中流矢折兩齒形色不變力戰斬彥會日暮各罷訪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復來大呼左軍至士卒皆偪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語諸將曰賊以夜退旦日知我無救當復還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湘州訪率舟師進指湘城財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追敗遂圍之弘擲寶物城外以餌軍乘亂突圍奔臨賀進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封尋陽縣侯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通鑑作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荊州刺史出自武關賊帥杜曾等迎猗于襄陽遂聚兵數萬與猗分據漢沔敗元帝所授荊州刺史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沔北都督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使其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將鄭攀等怨侃見代結會拒廙廙屯揚口不得進建武元年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

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助虞曾聞之懼僞降于虞且請擊猗

于襄陽以自贖虞信之將赴州留長史劉浚守揚口竟陵內史朱伺

諫不聽伺字仲文安陸人吳平徙江夏有勇力口訥不知書為江夏郡督將張昌之亂諸縣皆附焉惟伺本部倡義討逆有功求

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為澠陽而貫焉陳敏反陶侃鎮江夏以伺能

水戰曉作船署為左甄據江口破敏弟恢封亭侯領騎督西陽夷掠

江夏太守楊珉請諸督將議方略伺獨無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

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輒勝

答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永嘉中石勒

破江夏伺與珉走夏口陶侃來伺依之加明威將軍從破杜弢箭

中脛色不變戰益力賊敗還長沙追至蒲圻不及而返加威遠將軍

建興中平劫賊陳聲等二千餘家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虞代

侃為荊州侃將鄭攀等拒虞使告伺伺稱疾不行虞將西上留劉浚

守揚口伺謂虞曰杜曾猾賊誘官軍使西必兼道還襲揚口宜深防
之虞性矜厲自用謂伺老怯不聽曾果馳還乃遣伺還救伺財至壘
即被圍北門危急浚使伺守之或曰伺與攀同謀將叛矣乃使守南
門賊知之攻北門伺常所調弩忽禁不發惡之北門陷伺被傷退入
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入船賊櫓以鋌伺接鋌反
櫓之賊走上船屋呼其黨其黨大集伺從
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創甚卒于甌山 曾還襲揚口虞退保甌山
誘等與曾戰于女觀湖大敗誘軌皆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元帝命訪
擊之率八千人至沌陽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水中乘勝銳甚訪惡

之乃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以待之曾畏訪先攻左右甄訪自于陳後射雉而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自行酒飲其選士八百人敕不得妄動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起士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死者千餘人夜追之諸將請待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勞故克之不乘其衰安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廩乃得至州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謂其僚佐曰城濮之役得臣未死晉文猶有憂色今不斬曾難未已也太興二年又擊破之其將馬雋執曾以降并獲第五猗訪以猗中朝所授加有時望乃斬曾而送猗于王敦且白敦勿殺敦竟斬之初敦患曾難制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荊州時荊州刺史王廙多殺前刺史陶侃將佐爲士民所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用訪代

之敦素忌訪威名從事中郎郭舒又說敦曰鄱州雖荒弊然用武之國不宜假人訪爲梁州足矣敦乃自領荊州加訪安南將軍餘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釋遺以玉環玉盃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說邪訪善撫士卒衆皆爲之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終訪之世敦逆謀不敢發訪欲宣力中原故與李矩郭默深相結以河洛爲己任未遂而卒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家貧母湛氏丹之妾也紡績資侃使交勝己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還侃以書責之鄱陽孝廉范逵過其家母截髮佐供具雖僕從亦過所望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言諸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伏波將軍

孫秀召爲舍人出補武岡令迁太守呂岳棄官歸劉弘爲荊州辟南蠻長史與荊州長史應詹俱爲弘所重弘嘗言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吾當居其處今觀二長史他日必繼老夫矣論討張昌功封東鄉侯邑千戶拜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母憂去職江州刺史華軼表揚武將軍使屯夏口以兄子臻爲參軍時元帝鎮江東與軼不平臻懼難作託疾歸侃遣還軼臻遂東赴元帝帝大悅命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告絕于軼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劫盜斷江路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獲數人西陽王羨之左右也侃索餘賊且逼羨以兵羨縛帳下二十人送侃斬之盜遂絕流亡歸者屬路侃竭資振給而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初巴蜀流民布荆湘間數爲土人所侵苦蜀人李驤殺樂鄉令以反醴陵令杜弢散財募士擊破之弢字景文成都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所禮重也杜疇反湘州時弢已去官在長沙疇以弢鄉里推爲帥弢遂自

傅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南破零陵東攻武昌殺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敗廣川刺史郭訥荊州都督王澄澄雖敗無懼意日夜縱酒博奕上下咸怨既而自將拒弼故參軍王冲據江陵以叛澄奔孱陵懷帝永嘉六年也元帝聞之代以周顛顛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弼弼別將王真襲沔陽顛狼狽走潯水于是征討都督王敦督侃與周訪甘卓共討弼愍帝建興元年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顛弼退屯泠口侃度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使伺逆擊破之弼遁還長沙獲其輜重遣參軍王貢告捷于敦敦表授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三郡太守鎮沌口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通鑑作都督擊斬冲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赴貢懼遂與曾叛破侃督護鄭攀于沌陽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瀘中部將張弈詭說曰賊且至柰何動衆侃惑之賊至弈亦叛賊鈎侃所乘艦侃窘

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坐白衣領職率諸將擊破弼得復官二年徙治林障爲弼將王真所襲奔灑中周訪救至破走真三年復與甘卓討弼弼數敗請降南平太守應詹啓呈其書元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之拜巴東監軍而侃等攻之不已弼怒殺運復反使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弼疑殺張弈衆懼多降他日貢挑戰侃遙謂曰弼爲吏盜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詞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弼亡去莫知所在克長沙降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乘勝圍杜曾于石城曾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返擊之死者數百人王敦本欲用其從弟廙爲荊州因是左轉侃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見敦武昌將吏鄭攀等請留侃敦不許諸將以侃甫立

大功而更被黜廩又忌戾難事遂西迎杜曾以拒廩敦疑侃所使留

將殺之諮議梅陶長史陳頌諫曰周訪與侃婣親如左右手安有斷

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素憚訪乃留其子瞻為參軍而遣之侃

至豫章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本傳侃破殺將還江陵欲

不聽敦果留侃左轉廣州周訪傳杜曾破陶侃于石城攻荀松于宛

皇甫謐傳方回避亂荆州未嘗入城府侃每著士服造之望門輒下

敦以真代侃遷侃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通鑑載石城之敗于平殺

後轉廣州前而以侃至敦所為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按方回尚

不入城豈反從軍侃必回鎮方回始得諫且侃不回鎮安得有石城

之戰若無石城之敗敦亦何辭而左轉之石城既敗左轉有辭亦不

須留之而後轉且侃將佐詣敦請留初王澄被徵過敦為敦所殺澄

敦之轉侃在侃未至武昌前明矣

平子琅邪臨沂人衍之弟也少歷顯位案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發

穎嬖人孟玖姦私穎竟誅玖穎敗為東海王越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官惠帝末衍白越以為持

節都督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縱酒不親庶事京師危逼將赴難而

節柱折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疑所

獲疑軍中訛言已破襄陽獲山簡而故逸澄使使者歸告澄澄大懼

散衆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于長史蔣俊斬之王冲叛澄留

杜蕤守江陵自遷辱陵尋奔沓中被徵為軍諮祭酒澄名素出敦上

及是過敦猶以舊意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為廣州就敦求

相侮敦怒而殺之

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為廣州就敦求

相侮敦怒而殺之

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為廣州就敦求

晉 略 列傳十八 五一中華書局聚

之不許廣州將溫邵等背刺史郭訥迎機機至訥部曲皆降訥懼以州讓機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推其子壽領州事督將梁碩攻殺壽迎立陶威爲刺史威尋卒機自以盜據廣州懼敦致討乃使使詣敦乞交州敦欲用機討碩乃論降弋故將杜弘功轉機交州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領州事以拒機機不得進遂與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或請留察形勢侃不聽直至番禺諸郡縣皆已迎機矣宏請降侃知其詐許而備之弘率輕兵至知有備而走追破之禽沈斬機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下書諭邵邵皇懼北走追獲諸始興弘奔武昌州境悉定論功封柴桑侯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于齋外莫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耳元帝太興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加交州都督永昌改元王敦反梁州刺史甘卓約侃共討敦詔侃領江州以躡敦後侃使參軍

高寶將兵北下未至而敦入京師爲丞相寶引軍還敦復令侃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交州刺史王諒承敦指收湛及碩湛見殺碩發兵圍諒于龍編明帝太寧元年侃遣兵救諒未至而諒沒侃將高寶攻碩斬之交州亦定加領交州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次子

夏爲都亭侯三年五月遷征西大將軍都督荆雍益梁四州

通鑑從本紀有

湘無益

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鎮江陵侃恐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

李雄表零陵太守尹奉代之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反明年正月江州都督溫嶠救京師次尋陽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二月京師陷侃子瞻戰死四月嶠遣督護王愆期邀侃赴難侃內憾不與明帝顧命又見京師已陷峻方挾天子號令如王敦故事乃報嶠曰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並追龔登令還嶠復致書詞旨鄭重且以殺子激怒侃侃妻龔氏亦固勸爲瞻報讎侃乃赴難四年二月事平還江陵三月論功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增邑三千戶加督交廣寧三州

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劾敦敦病卒敦字仲仁弱冠仕州郡辟公

簿出補汝南內史元帝鎮建鄴請為軍諮祭酒不就為山簡征南司

馬監沔北七郡軍領江夏相征杜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王敦請為

軍司拜太子右衛帥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石勒入寇退保

盱眙賊勢遂張淮北郡縣多陷沒貶秩三等徵拜大司農轉尚書封

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為安南將軍湘州都督刺史義軍討峻敦使督

護以數百人隨大軍而已被侃劾徙廣州以疾不拜徵為光祿大夫

領少府湘州罷入荊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誣以反送首于朝

輒自領江州五年正月朝廷因授之侃發兵討默默致賂且寫中詔

呈侃侃參佐皆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不出

匈懷劉允朝廷所禮雖方任匪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

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且與王
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
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
到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嬰城自守侃惜其驍勇欲活之遣

郭誦說之默欲降其將宋侯張丑恐見誅持默不聽出庾亮以兵會

侃攻益急侯縛默及丑以降侃并斬之詔侃兼督江州領刺史侃又

移鎮武昌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珽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

安為掾表論梅陶史文如此事不明意者陶以敦故被禁錮而侃表雪之歟諸事蓋非一時史家類記耳凡微

時所荷一澹咸報七年四月趙將郭敬陷襄陽秋侃遣子斌與南中

郎將桓宣復襄陽宣譙國銓人也史失其字為元帝丞相舍人譙人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衆各

數千人元帝轉宣參軍使說平雅皆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使扞

北寇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祖逖北鎮遣參軍殷又詣平雅又

輕平平殺之阻兵歲餘逖以計殺平而雅據譙不能下含遣宣將五

百人助逖逖復使說雅下之石勒別將圍譙含又遣宣救譙會賊已

退即留助逖討諸不服者遷譙內史逖卒弟約代鎮將棄譙南奔壽

春宣固爭不從遂失陳留約從蘇峻反宣諫不納遂拒約投温嶠賊

平宣居武昌子戎為劉允參軍郭默之亂戎復事默侃討默使戎

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而使戎迎侃侃上宣為武昌太守遷沔中監軍

南中郎將江夏相襄陽平侃使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懷初

附勸農桑簡刑罰略威儀常載耒耜于輅車或親糴穫以率其下十

餘年閱石虎再攻之每以寡弱拒守虎不能拔侃卒庾亮代侃以為

前鋒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石虎使七千騎度沔攻宣三面為地

道宣選募精勇出不意殺賊數百賊乃退走宣獲其鎧馬甚眾久之

率眾逾沔收南陽諸郡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

伐更以宣督司雍梁三州荊州四郡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翼遷鎮襄陽命宣伐石虎將李巖于丹水兵敗貶號建威將軍移戍峴山遷鎮南將軍南郡太守十一月進大將軍加殊禮固讓不受明年三月未之官發憤病卒

寧州刺史尹奉以州叛降成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夷遂

圍城刺史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臣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顯戮若臣已死陳尸為戮

不報積數年毅子劍自洛往省未至而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艸為食伺隙破夷

永嘉元年劍至州州人奉劍領州事劍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

胥包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而詔交州刺史吾

彥救劍遜字劭伯魏興人四年到官表劍為朱提太守遜惡衣菜食披荆棘收離散以威嚴為治誅反側及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征伐

諸夷俘馘千計獲馬牛羊萬計州境遂安遣子澄勸進江左賜爵公遜以地勢形便請分牂牁為平夷朱提為廣南建寧為夜郎永昌為

梁水又改益州郡為晉寧成將李驥既下越嵩漢嘉遂渡瀘入寇遜將姚崇爨琛與戰堂狼大破之追至瀘水溺死者又千餘人師還遜

以不能窮追鞭崇囚諸將怒不可解腦裂而卒謚曰壯是歲太寧元年也州人立遜中子堅行府州事詔即授之三年侃表用尹奉初蠻

酋梁水太守爨量晉寧太守李湯叛降成遜討之不能克奉募夷人刺殺量湯遂降咸和二年正月成入寇朱提太守楊術與戰敗死臺

登四年侃加督寧州七年十月成李壽入寇八年三月奉降于成遂失寧州明年六月侃卒年七十六贈

大司馬謚曰桓侃聰敏勤吏職重農務本督察盜賊法令甚嚴所至之處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終日斂邾危坐手禽書疏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飲酒有定限佐吏因餘歡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也采聽魯俗發姦擿伏有趙廣漢之風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取其戲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擣菹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綜理微密嘗作船竹頭木屑舉掌之後皆得其用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公私充實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瞻死蘇峻之難世子夏爭財殺弟斌瞻子弘襲爵再傳綽之延壽宋受禪降爲侯初武昌北岸有邾城或請分兵鎮之侃不禽言者不已侃乃渡江行獵因語之曰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

命必將引寇且吳時此城守兵三萬無益江南適虛內計若羯虜有

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其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吾友包世臣曰毛寶之敗自緣不救

非邾城不可守也呂文煥以無救失襄陽豈襄陽亦不可守乎守江

不如守淮豈有畫江而為守者且黃州武昌江面至狹對岸可聞呼

聲安得謂內無所倚蓋侃自移鎮巴陵已無北問中原之志故不欲

開釁飾詞以拒言者耳按當日重門之險在于壽春東連彭城西引

穎川所謂守淮實在于此若邾城之于武昌正如樊城之于襄陽耳

得之不足以進取棄之不足以養寇設若北寇懸戍邾城中經冥厄

饋運不通前阻長江攻取不便亦何異曹休挂車之敗哉故謂毛

寶死于不救非死于邾城之不可守是也謂守江必守邾城非也

論曰史稱侃夢翼而登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折翼而止是以季年

懷止足之分近于誣矣稽蘇峻之誅而嚴劾卜敦致杜弢復反而欲

降郭默觀其指趣蓋功名之士乎拳拳節飲而忘封鮓之訓是以啓

手之日釁起鬩牆然而荆湘交廣變難迭出崎嶇百戰蹶而復振卒

能底定厥功懋焉雖失寧州所謂鞭長莫及必欲以尹奉沒蜀累知

人之明斯亦責人無已者也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
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年稚請族人共居委以資
產情若至親惠帝時爲成都王穎丞相掾祖舅劉弘請爲荊州長史
與陶侃咸見賞異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
郡軍事洛陽陷詹流涕勸澄勤王澄政令不一谿蠻並反詹討降之
破銅券與酋盟數郡獲安初益州秀才杜弢居南平爲詹所禮樂鄉
之亂弢散家財募義士破李驤其後爲反者杜疇所推逐刺史荀眺
而據湘州元帝使甘卓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請
降不許乃遺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荆土其所
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見也客主
難久嫌隙易構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禽黨帥
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
自衛俟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薨逝

斯事中廢欲遣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
讒戮吾使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
曜于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
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
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逼向義之夫爲叛逆之虜踰思善之衆極不
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
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卿掬悉之寧當令抱
枉于時不證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
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爲
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時騰吾牋令達盟府大使光
臨使吾得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閭闔埽長蛇于荒裔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便溯流
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

鄰國亦其志也喁喁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思放逸于南畝矣衡
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諒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詹甚
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
兼美往因流寓居詹郡界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劫略良善
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敵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
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
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閒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
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
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
弘遠猷故齊赦射鈎之誅晉賞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
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
旨雲澤霑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帝乃受弢降爲侃所攻復反詹復與侃破之湘州平拜建武將軍巴

東五郡監軍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將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拜後軍將軍上疏請修辟雍令國子受訓皇儲釋奠紘遷光祿大夫王敦據于湖勸明帝討之拜護軍將軍前鋒都督敗敦兵竹格杭斬其將杜發封觀陽縣侯食邑千六百戶出爲江州都督刺史將行上疏曰宏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也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褒貶則人有慎舉之功官無廢職之吝矣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軍敗子文受蔞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辯章幽明宏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采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中閒以來遷不足勸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洫官雖美

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令二千石免官者二年乃得敘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行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省皆令附農市息末技道無游人不過一孰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奉使祿足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勤于撫字百姓賴之咸和六年年五十三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

晉略列傳十八

晉略列傳十九

温嶠

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幼以孝弟著稱博學有識量父憺河東太

守嶠美風儀善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不就司隸請為

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盛名嶠劾其聚斂舉朝振動舉秀才補

潞令從母夫劉琨鎮并州請為平北參軍遷大將軍從事中郎拜上

黨太守加建威將軍數督前鋒討伐有功轉司空右司馬長安不守

琨檄告華夷崇奉元帝加嶠左長史奉表勸進史稱嶠母崔攬衣留

包世臣曰樂平之敗琨由蜚狐奔薊嶠從戎奔北安能奉母行間此欲明嶠忠義而為之詞爾朝廷重之授散騎侍

郎嶠聞母亡苦請還北營葬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

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

母喪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慮仰馮皇靈使逆寇久消然後

返哀墓次豈得引小嫌廢遠圖哉嶠不得已受命歷王導驃騎長史

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將起西池樓觀嶠陳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據石頭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鞫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敦擅政憚太子英武欲易之集朝臣厲聲問嶠皇太子以何德備冀嶠阿意白太子過失嶠從容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敦謀遂詘明帝卽位拜侍中中書令敦忌之請以爲其左司馬嶠始至勸敦入朝敦不納嶠度敦終不可諫則謬爲恭敬綜其府事時預其密謀又結其用事者錢鳳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才兼文武者爲之勿任朝廷致違錯敦咨其人曰無踰錢鳳矣鳳亦推嶠嶠辭卒用之府中錢嶠酒酣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遽以手版擊鳳憤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與敦言別出閣復入者再三至于流涕然後卽路鳳說敦曰嶠爲朝廷所親

且素善庾亮恐未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乃至是邪嶠還都密定討敦之謀卒以制勝封建寧縣公進號前將軍時新夷大難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嶠奏軍國七事其一曰祖約退舍壽春必有將來之難宜選名重之士爲淮泗都督配征兵五千人又遣一偏將將二千人往助約守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舊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復之必得清恪奉公足宣惠化者其三曰諸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宜令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屯要處開緣江上下荒田其四曰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并領及省半者輟計閒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者皆可合并之庶選清祿優可責公清之實五請復籍田廩餼之官六慎選遠方使命七除三族刑多見納用明帝崩

與庾亮等同受顧命亮憚歷陽內史蘇峻又疑荊州刺史陶侃會江
州刺史應詹卒乃出嶠爲平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鎮武昌亮之徵
峻也峻慮有變求還備禦亮報書曰吾憂西垂過于歷陽足下無過
雷池一步也峻反嶠下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
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未至而京師陷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號慟曰社稷危逼豈人臣受寵時乎固
辭不拜分兵給亮共圖舉義嶠推亮爲盟主亮亦推嶠嶠從弟充言
于嶠曰見兵財七千人豈能獨克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乃遣
王愨期要侃嶠列上尙書陳峻罪狀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
峻同惡相濟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撲討輒屯次溢
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
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愨期
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

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
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
負先帝寄託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
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
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
申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
之辱按劍秦庭臧洪廣陵功曹郡之小吏耳登壇敵血涕淚橫流慷
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方州受國厚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
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飢乏後將軍
郭默卽于戰陳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散
出不爲賊用且祖約性情褊陋忌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
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
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能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

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宏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
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
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
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
士稟義氣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
龔三將與嶠勦力德有資馮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
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
萬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先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已復追還
嶠重與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克
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
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
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
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

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
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相救況社稷之難乎假令
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
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爲大晉
忠臣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
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出軍
旣遠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
之望時侃子瞻爲峻所殺故嶠以此激厲之侃得書乃下戎卒六萬
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劫帝據石頭使其將匡術守苑
城義軍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嶠又築壘于四望磯以逼石頭南軍杖
舟楫而峻多馬戰數不利相持數月嶠軍食盡求助于侃侃怒曰使
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戰數北良將安在荊州
西接胡蜀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

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捷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勇而無謀驟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禽也柰何舍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先帝義無旋踵且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嶠參軍毛寶復說侃請攻賊立效不效然後去旣而有功侃乃給嶠糧峻攻郗鑒于大業壘殷羨請攻石頭以救之嶠乃設行廟壇場告天地祖宗流涕誓師三軍皆感泣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突陳馬躡斬之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苑城降逸攻之術求救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從之戰于查浦始合侃將李陽却輕車長史滕含以精卒橫擊之逸敗逸之將戰

也碩別率驍勇數百渡淮戰甚銳逸敗嶠軍合擊之斬碩殲其衆滕
含奉帝返正于嶠舟事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進封始安郡公邑二千戶當是時侃雖爲盟主處分規略悉出于嶠
峻將路永匡術賈寧先後歸順王導將褻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
大焉晚雖悔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
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借資蓄具器用
而後還鎮嶠先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天下
悲之贈侍中大將軍諡曰忠武子放之嗣家貧由黃門侍郎出爲交
州刺史王述言于會稽王曰太真子宜見優異柰何投諸嶺外王答
曰彼自以貧求出爾放之至州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
方命斬之而進遂破林邑

論曰祖約退屯壽春嶠議置督淮泗以援之自後江北遂爲重鎮秦
陷壽陽賴淮泗之師得以復振方逖之拓戍河上國計及此其所成

就豈不卓然大哉

郝鑒郝愔

郝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後也家貧少孤力耕篤學以儒雅立名趙王倫辟爲掾倫有不臣之心鑒偃疾去職惠帝返正參司空軍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與苟晞構隙越辟主簿晞辟從事中郎並不就洛陽陷沒賊中乞活帥陳午將偪爲主逃歸鄉里鄉里千餘家避難嶧山推鑒爲主元帝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密臺用李述并州用劉演並爲刺史各屯一郡加以徐龕石勒之逼外無救援民掘食野鼠蟄燕終無叛者三年閒衆至數萬就加輔國將軍都督永昌初徵拜領軍旣至轉尙書以疾不拜明帝初卽位謀樹外援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揚州江西都督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尙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諷之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才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愔懷之廢彥輔柔而有正武

秋失節之士何可同論敦曰危機交急人亦何能以死守之鑒曰丈夫既挈身北面義隆在三何有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敦怒拘留不遣久之始放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含逼京師或欲乘其初至大駕自出拒戰帝亦銳意擊之鑒曰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此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也王含錢鳳號令不一鈔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奈何以弱力敵強寇定成敗于呼吸乎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事平温嶠請宥敦佐吏王導欲贈周札官鑒並駁之雖卒從導嶠而公義顯著封高平縣侯遷車騎將軍徐兗青三州都督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帝崩與顧命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鑒欲赴難詔以北寇不許王師敗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司空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詣尋陽謂温嶠曰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據要害築壘

立屯以防越軼且絕餉道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鑿都督揚州八郡王舒虞潭咸受節度邀鑿會師鑿乃率衆渡江會侃嶠于茹子浦舒潭戰不利侃長史孔坦請令鑿還乃與後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距賊如鑿前策賊勢遂分賊將張健攻大業壘壘中乏水郭默窘迫突圍走江州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還廣陵鑿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付託之重捐軀九泉未足云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上佐而生長異端何以率義衆鎮三軍乎將斬之久乃得釋峻死大業圍解峻弟逸走吳興鑿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石勒將劉徵浮海鈔東南諸郡加督揚州之晉陵吳郡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進太尉疾篤上表遜位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

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邁刺兗州鑒尋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謚曰文成子愔襲爵愔字方回少恬退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憂幾滅性服闋歷中書黃門侍郎拜臨海太守優游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免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簡文輔政除太常不拜求遠郡得會稽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遷二州刺史徐兗青幽及揚州之晉陵都督溫將北伐仍遷會稽乞骸骨因家焉徵拜司空不起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愔忠于王室而子超爲溫謀主愔不知也超先卒愔哭之慟旣而知其先與溫有密謀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哭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蘇峻之難爲溫嶠平南參軍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許之旣而中止不下嶠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寶別使比還遣信已二日矣寶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嶠乃追信改書及討峻寶領千人爲前鋒南軍習水峻便步嶠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曰上岸者死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司馬桓撫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賊相餉以糧豈可不擊邪設變力戰悉獲之約大飢嶠嘉其功上爲廬江太守約將祖渙桓撫欲襲溢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行侃顧坐客曰此少年言可用也乃使寶桓宣屯馬頭山不附約爲渙撫所攻求救于寶寶至賊與宣戰方酣寶赴之矢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洗血裹創復戰煥撫退遂進攻約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

石頭賊久不平侃欲南還寶說侃曰公本不應下當鎮蕪湖爲南北聲援前旣已下勢便不可更還軍政有進無退豈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也往者杜弢強盛公竟滅之豈峻獨不可破賊亦畏死非皆勇健試與寶兵上岸斷其資糧若效不立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也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門寶曰君若健賊何不入門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侯邑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進南中郎將從平郭默救桓宣于章山敗石遇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解豫州授寶與西陽太守樊峻率萬人戍邾城石虎使二萬騎攻之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時救城陷突圍出赴江死

王舒王允之

王舒字處明導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以天下多故不營時名潛心學植年四十餘不就徵辟元帝鎮建鄴與諸父兄弟偕渡江參元帝鎮東軍太寧初歷官至廷尉從兄敦表爲荊州刺史王含旣敗與子應奔舒舒沈之江進平西將軍假節都督尋以陶侃代舒遷舒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有疾未行朝議亦念其功徙湘州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爲僕射時庾亮將徵蘇峻導建議授舒護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以爲外援舒以父名會辭不拜詔改郡爲鄞稽舒遷復故峻反加都督行揚州刺史峻兵逼吳郡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冰俱渡浙江會顧衆虞潭以討賊自次西陵爲後繼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衆從弟颺監晉陵軍壘于御亭前鋒至無錫爲賊將張健所敗奔還御亭已而軍復驚潰冰颺還錢塘藻保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支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致敗斬二軍主者黜冰颺並白

衣行事更命顧衆督護二郡軍屯章埭虞潭亦率吳興兵屯烏苞亭並未敢進暴雨大水賊將管商乘船旁出襲敗潭衆潭還吳興衆還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海浦戍築壘爲持久計或勸還郡不許使謝藻守錢唐衆颺守紫壁賊攻吳興潭軍又敗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皆被掠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率精銳三千邀賊武康出不意破之斬數百級賊鋒始挫允之字深猷爲從伯敦所愛總角卽以自從敦嘗夜飲錢鳳侍允之辭醉先臥旣醒聞敦鳳共爲逆謀卽大吐污衣及面鳳出敦自燭之見允之臥吐中不復疑舒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具以敦謀白舒因導啓帝及敦平帝欲官之舒辭以年少故隨舒在東破賊立殊功賊旣敗委舟步走允之收其械進兵助潭賊將韓晃寇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擊諸湖潭賊中弩敗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吳興由是獲安分討臨海新安諸山縣應賊者悉平之陶侃等至蔡

洲舒潭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請貶責侃等遣使敦喻行臺立上
舒監浙東五郡允之督護吳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追晃長蕩湖
大破之事平封舒彭澤縣侯允之番禺縣侯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
司鹽都尉舒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穆允之去職既葬
除義興太守不起導與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
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
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堅辭不起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江
西四郡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
史涖政甚有威惠王導既卒庾冰爲政除導子恬爲豫章太守允之
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宜遠外乃求自解州以讓恬冰聞之甚
媿卽以恬爲吳郡豫州刺史庾懌冰之兄也饋允之酒允之覺有異
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懼引鴆
自殺其年八月拜允之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而卒年四十諡曰忠

論曰王庾皆以名族先後宰政此宜和衷共濟隆彼中興而乃大難甫平猜嫌疊起門戶爲禍一至此乎

虞潭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吳宜都太守吳亡堅壁不降遂死之潭舉秀才爲醴陵令張昌之亂郡縣多從賊潭起兵斬昌別帥鄧穆等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位周旋征討論功賜爵都亭侯陳敏之亂討敏弟讚于江州領廬陵太守又與諸軍共平陳恢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杜弢之亂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進軍救甘卓弢平元帝召補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沈充之亂合宗人及郡中大姓起義赴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野鷹飛集屋梁義衆咸懼潭曰今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自次西陵爲後繼充平徵拜

尚書補右衛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
輔國將軍進封零陵縣侯蘇峻之亂加督五郡軍事與王舒等同舉
義行臺假潭節監浙西軍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潭母富春孫氏
也自潭之擊杜弢母勉以必死罄貲產餽戰士及討峻則斥簪珥環
佩以資之王允之爲督護母又謂潭王府君遣兒征汝何得不爾潭
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焉潭凡五遇亂皆以忠節著聞詔轉
鎮軍將軍吳國內史進封武昌縣侯母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
綬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焉母以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潭之
在吳也值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表開倉振救又修滬瀆
防海鈔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更拜侍中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孝烈兄子駿字思行亦與
義謀爲王舒軍司歷吳興太守至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自古遭亂起義兵勤王事未有如潭之數者困敗屢矣母子兄

第皆無恙以功名壽考終潭母不有其子而有子潭不有其身而有身然則忠義而隕身者亦各其命則然耳忠義何負于士士亦何憚而不爲忠義哉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榮之族第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命爲鎮東參軍與平華軼功封東鄉侯轉丞相掾祕卒交州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旣而殺之衆往迎喪值杜弢之亂六年乃還祕曾任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不受及帝踐阼衆遷尙書郎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而詔先除鄱陽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構逆令出軍不應敦大怒以軍期召還厲色詰之衆占對不屈敦意亦解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晷衆更代申辯幕府壯之敦擅政欲以爲吳內史固辭敦平除義興太守加揚

威將軍蘇峻入京師衆還吳圖舉義庾冰之奔會稽也峻代以蔡謨
又使前陵江將軍張慙收兵于吳衆遣人以大義說慙慙便赴義謨
固欲圖峻卽檄衆爲本國督護從弟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士
響應峻將引徽來寇破之高祚收其軍實謨釋郡還冰衆遣屯無錫
以埃冰至鎮御亭衆恐賊從海虞入自往備之而賊帥張健馬流攻
無錫颺冰皆敗遂失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破賊別帥義軍復
集進屯烏葆亭王舒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軍討健潭將
姚休爲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銳甚義軍數卻人咸勸衆過
浙江衆曰不然今保紫壁可全錢唐以南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
無所非長策也臨平人范明意與衆同版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
來助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走斬其吳令錢弘衆鎮吳遣督
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陵亭健將馬流陶陽來攻閔
祈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推謨謨以倡謀

讓衆朝論美之封鄱陽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
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母
憂去職何充執政復徵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充與武陵王晞不平
衆和釋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靡費每相諫証嘗與充同載經佛寺
充邀衆入衆竟不下車充以州里宿望恆優遇之乞骸骨不許遷僕
射永和二年年七十三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張闡

張闡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爲元帝安東參軍轉
丞相從事中郎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賜爵丹
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用工二十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溉田八百餘頃歲獲豐收有司論擅興造坐免帝
尋感悟拜大司農帝崩爲大匠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兵至入
宮侍衛峻擅政命持節督東軍闡因宣太后密詔令二吳起義陶侃

爲盟主假闡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運晉陵吳郡穀以給郗鑒峻平復爲尙書加散騎常侍封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四

論曰舒軍自吳興義興以北在震澤西衆軍自吳趣晉陵在震澤東北此其所以不能合勢也郗鑒欲據京口堅壁清野以困峻而行之稍遲遂使東南糜爛撫以逸少而未復擾以元顯而立潰孫恩因之盡蠹建康之藏府故桓玄斷江路而貲儲竭矣禍所從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略列傳十九

晉略列傳二十

王敦

王敦字處仲導從兄也祖覽父基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性矜豪安忍洗馬潘滔目之曰處仲蠡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使諭其叔父兗州刺史彥敦因勸彥起兵應三王惠帝返正彙遷大鴻臚侍中東海王越用王衍策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時公主已亡敦悉遣侍婢百餘人配將士散金寶賞衆軍單車還洛越復用爲揚州欲以樹援潘滔諫弗聽後以尚書徵中路奔元帝元帝以爲軍諮祭酒永嘉五年代劉陶爲揚州尋進左將軍加征討都督假節鎮豫章督諸將攻華軼平杜弢元帝承制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江揚荆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封漢安侯鎮武昌敦始自用刺史守令建武初遷征南大將

軍江州牧使部將朱軌趙誘等討杜曾敗死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
導爲劉隗刁協所閒漸見疏敦上疏訟之略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
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羣從所蒙並過才分
導誠不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
蕺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
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
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
恩不得一朝而盡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
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于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
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
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
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
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

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
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于社稷表至導封
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
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任閫外握強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每
酒酣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
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率衆內向上疏罪狀劉
隗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
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
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
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
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
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
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

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
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
姓哀憤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
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
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
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
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于此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
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闡蔽豫奉徽猷是以
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
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
散不覺匈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
前後所啓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
不俟終日吳興沈充亦舉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

怒下詔討之敦至石頭欲攻劉隗于金城其將杜弘曰隗多死士未易克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隗自走矣從之札開門納敦遂入據之六師攻敦敗績敦放衆大掠宮省蕩然自爲丞相殺周顓戴淵擁兵不朝還鎮武昌別將陷湘州殺譙王承又殺梁州刺史甘卓明帝太寧元年復下鎮姑孰加黃鉞殊禮將圖篡逆沈充錢鳳並爲謀主充字士居鳳字世儀皆吳興人也初充既事敦因舉鳳鳳有才辯數進邪說以附和敦敦參軍熊甫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爲誰甫因告歸臨別爲敦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不能納也旣而敦病拜所子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

也及吾尙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
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充遂東收兵于吳興會温
嶠入爲丹楊尹具白敦逆謀帝決意討之僞言敦死下詔罪狀敦募
誅錢鳳敦見詔甚怒而病不能自將乃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
萬向京師含請行以爲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
未南郊何得僞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
罪狀温嶠俄而含軍敗于越城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
去矣力疾欲起困乏復臥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
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初病夢白犬自天而下齧之及是又夢
刁協乘輅車導從甚盛瞋目令左右執敦敦寤告左右俄然而死應
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聽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行樂
朝廷之下詔討鳳也使沈禎諭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
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

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
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柰何協同
逆圖當不義之責乎充卒不聽率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馬顧颺說
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勢摧挫持疑猶豫必
致禍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
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斬之以
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遁逃歸吳後以謀反伏誅含復率衆渡秦淮蘇峻等
逆擊大敗之乃燒營而走周光斬鳳以降充至吳興爲故將吳儒所
斬王師發敦瘞出其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與鳳充首同梟大杭旣
而從郗鑒言聽家收葬含攜子瑜應奔荊州投刺史王舒舒逆而沈
之江

蘇峻祖約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樂安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傳檄諸屯宣布王化收葬枯骨遠近附之元帝聞其得衆假授安集將軍曹嶷據青州表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將攻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浮海至廣陵轉鷹揚將軍討周撫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初舉兵有詔令峻討之峻卜之不吉遂緩師六軍既敗退保盱眙加奮威將軍復為淮陵太寧初遷臨淮詔召討敦敦亦使說焉峻拒敦引軍入衛賊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本傳云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于其夜渡竹格諸云云按峻以乙亥日至都竹格復從庾亮追破沈充軍論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峻聚衆本圖自全及歸朝立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精利朝廷寄以江外而峻負勢驕溢招納亡命衆力日盛皆仰給縣官漕者繼

路稍拂意則出惡言朝廷憚之時成帝初立政在庾亮亮欲徵之峻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于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聽下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因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進曰將軍求荒郡而不見許安所得生路乎不如勒兵自守峻然之遂不應命朝使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若彘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狗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乃遣參軍徐會結州刺史祖約約字士少逖母弟也隨逖過江元帝引爲掾轉從事中郎典選舉逖有功約亦見任至侍中逖卒代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約異母兄納爲光祿大夫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當抑而使之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莫之信也約無綏馭才爲石

勒所逼退鎮壽春王敦反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與顧命望開府不得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來侵約請救朝廷不應峻救之聰始退朝議作塘遏滁水欲以禦寇約謂爲棄己益恚朝廷使蔡謨勞之約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峻要與舉兵共除執政大喜卽遣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衆助之峻命其將韓晃張健渡江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自率渙柳濟自橫江次于陵口連敗王師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陷宮城大掠驅百官負僮登蔣山光祿勳王彬等至被捶撻裸剝士女至以壞席苫艸自障無艸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震內外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觔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皆掠奪之矯詔大赦唯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領軍錄尙書以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柳爲丹楊尹加前將軍渙爲驍騎將軍還屯姑孰遣韓晃入

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聞溫嶠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遷帝據石頭逼徙居人入苑城使匡術守之嶠等與戰數不勝相持稍久峻倚祖約爲援使倚義軍之後又資東南諸郡糧旣而郗鑒築京口三壘東道不通約襲溢口爲毛寶所破又屢敗于勒棄壽春奔歷陽峻遂失勢乃急攻鑒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攻峻以救鑒峻率匡孝八千人逆戰峻子碩及孝以數十騎薄胤胤却峻望見曰孝能破敵我更不如邪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陳堅不得入迴騎將趣白木陂陶侃牙門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其首纒割之灰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逸爲主碩求峻尸不獲發亮父母墓焚其尸逸閉城自守韓晃別破宣城殺桓彝東略三吳聞峻死引兵赴石頭商徽亦自東還攻陵亭壘爲督護李闓輕車長史滕含所破斬首千級商走延陵又敗死者數千商遂詣庾亮降匡術亦以苑城降趙胤討約于歷陽約懼率左右數百人奔勒逸晃

攻苑城不克嶠選精銳攻榻杭戰于查浦碩臨陳授首逸棄石頭奔張健于曲阿門阨不得出相蹈藉死者萬數爲李閔所禽斬商之降也弘徽率餘兵歸健健疑而殺之爲舟師自延陵向長塘湖大小尙二萬餘口金寶不可勝計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李閔追擊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與馬雄韓晃輕軍走閔及之巖山健等據山不下晃獨出帶兩鞍踞胡牀而射所殺傷甚衆矢盡就斬之健等乞降並梟其首約在趙石勒未之見也程遐說勒除約勒乃并其家屬百餘人殺之初祖逖有所愛胡奴王安隨逖在雍丘逖顧安曰石勒汝種類也得毋有北風之思乎吾亦何在汝一人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安潛匿其幼子道重變服爲沙門石氏滅歸江左逖賴以有後論曰叟駕之馬不詭王良之銜彼誠得其理也約力小而任重峻本麤中操之太蹙其致變亂豈足怪哉任讓韓晃之徒或剛決能斷或勁勇健鬥器而使之皆邊郡禦侮之選也六轡失調九達生棘俱以

叛逆膏身齊斧執國柄者方欲激昂智勇之士以恢中土不亦遠乎

晉略列傳二十

晉略列傳二十一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才高博學從郭公受青囊書九卷由是洞明五行天文卜筮當世方之京管劉淵自鄴還西河璞筮之投策曰此其戎乎辟地南爲王導參軍元帝初鎮建鄴導使筮之遇咸之井曰此受命之符也其符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銅鐸五出武進田中歷陽井沸經日帝爲晉王又使筮之遇豫之睽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其符會稽當出鐘上有銘得之井泥太興初鐘出剡縣井中銘十八字可識者會稽嶽命于是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瑞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帝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璞上疏言歲首占卦得解之既濟方春木王而廢水之氣來見加乘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

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輟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察幽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嘆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刑淳于伯血逆流伯小人雖罪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哉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有愆陽苦雨之菑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消復供禦之術宜發哀矜之詔引罪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前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

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

天文志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

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

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

懇之至也往來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

再見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以允塞天意臣聞人

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

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遷尙

書郎明帝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

于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誠

之璞曰吾所受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永昌

元年又請以皇孫生大赦改元從之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

敦掾陳述卒璞哭之甚哀曰嗣祖焉知非福邪未幾難作敦之謀逆

晉 略 列傳二十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爲己占則曰大吉或以告敦敦將舉兵使璞筮之對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亮嶠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對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量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曰必在雙柏樹下上有大雉巢矣敦平贈弘農太守璞最善桓彝雖在婦閒彝至便入璞曰他處聽卿徑前慎勿廁上見尋也他日彝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方裸身被髮銜刀設醜見彝撫心大驚曰命也非直禍吾卿亦不免其後彝亦死蘇峻之難云璞撰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余疋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數萬言傳于世子驚官至臨賀太守

譙王承字敬才宣帝弟進之孫譙王遜之次子少篤學有志行惠帝時仕至游擊將軍永嘉中避亂依山簡于襄陽簡卒爲元帝軍諮祭酒元帝爲晉王承制嗣封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甚被親任王敦表疏悖慢帝夜示承曰敦比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對曰陛下不早裁難將作矣會敦以湘州表授宣城內史沈充帝以湘州據敦上流欲授承承曰臣幸託末屬當宿衛思報天德唯力是視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馮天威得之所涖比及三年可以卽戎矣遂詔拜南中郎將湘州監軍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敦敦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敦輕之語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何能爲也聽之鎮承躬自儉約傾心以撫百姓甚有能名敦更忌之詐稱將北伐悉調境內船承不得已分半予之敦構難遣參軍桓巖請承爲軍司初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以孝弟廉信爲鄉黨

所歸仕州郡更爲治中別駕丞至檄惺爲長史望爲司馬望字子都史失惺字

未到遭母喪敦兵起丞弔焉因留與計事對曰大王以宗子之親奉

信順而誅有罪境內之士孰不荷戈致命但鄱州荒弊糧器空竭舟

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固守以分賊勢傳檄四方徐共圖之丞本傳云丞欲

倡義而衆心疑惑惺曰大王宗室屏藩寧可從其僞邪與此微不同此從惺傳于是與建昌太守王循衡陽

太守劉翼等同盟起義囚桓羆馳檄諸郡零陵太守尹奉首應之出

軍營陽敦姊夫湘東太守鄭澹拒命命虞望爲督護討斬之遣主簿

鄧騫說湘州刺史甘卓卓字季思丹楊人曾祖寧吳名將寧子瓌以罪廢徙家遂零替卓退居自守郡察孝廉州

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有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避亂東歸從陳敏敏反以爲將周玘顧榮等說卓卓乃

與榮等討敏元帝初鎮建鄴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攻周馥平杜弢皆苦戰立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湘州刺史進爵

于湖侯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估稅悉除市無二價西土稱之敦將舉兵先

使約卓俱下卓許之既而背之使參軍孫雙止之敦已登舟見雙大

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當爲朝廷慮邪吾今下惟除姦

凶耳事捷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不能決騫至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王敦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誠忠臣義士匡救之時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埽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吾心也當共詳思之卓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于一戰邪騫曰不然光武勅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本有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安忍國難而不

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敦遂平劉隗西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尙未決騫又曰今旣不同義舉又不承敦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共見也議者所難直以強弱耳敦兵不過萬餘度其留者不能五千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禦哉溯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拉枯朽何所顧慮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荊州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邀卓俱下道融忿敦背逆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幾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矣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

侯承承字文子伯父湛字孝若與潘岳齊名泰始中舉賢良中第歷官散騎常侍父淳字孝冲亦有文藻官弋陽太守承度江爲安

東參軍遷南平太守與卓討敦卓敗敦殺柳純承被收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

人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

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克期虞冲隨騫反命報承令堅守許出兵沔口

斷敦歸路時敦已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等甲卒二萬攻長沙

承且戰且守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南投陶侃或欲退據零桂承

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得卓書卽報曰

季思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斃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

江左勦業始余豈圖惡逆萌自寵臣承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

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尙淺凡百

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于來之義人思自百

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

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卓老多疑次牘口彙旬不前兄子卬爲敦參軍敦旣入石頭乃以騶虞旛駐卓軍而使卬求和于卓且謝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介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謂卬曰但使聖上元吉太子亡恙吾臨敦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脫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矣不如還鎮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進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禽也將軍旣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便雖至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能用樂道融亦日夜涕泣勸卓速下卓竟不從道融憤懣而卒

卓還襄陽散兵大佃不爲警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指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而

殺之并其四子太寧中承拒戰旣久虞望劉翼相繼戰死乃嬰城待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救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承卓舉義而書檄不至使其兄子該申
款于承承被圍使從事周崎與該閒出反命爲承所得考該至死不
言其故臨崎白刃責其所詰崎曰求援于外隨時制宜豈有定指邪
又謂崎曰爲我語城中劉隗戴淵已破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
理絕如此當活汝該許諾至城下則呼曰敦軍已敗于于湖甘南安
已克武昌努力堅守救行至賊今散矣又殺之攻益急敦又送所得
臺中人書疏令承射以示城內城內奪氣相持百餘日城陷又殺虞
悝檻承送荊州主簿桓雄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以從
又奇雄狀覓殺之階延卒從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指害承于路階延
斂之送柩還都葬畢乃去春陵令易雄承承符起義馳檄列敦罪狀
城陷被執送武昌敦示之檄雄曰此實雄作惜位微力弱不能救國
難耳王室如燬何用生爲敦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我安得免敦陰使
人賊殺之惟鄧騫爲承所用

騫字長真爲承說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城陷又求騫甚急鄉人

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而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日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見之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官承薨時年五十九敦平贈車騎將軍謚曰閔虞惺贈襄

陽太守望贈滎陽太守

周顛

周顛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也父浚字開林魏尚書郎晉受禪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吳平封武城侯六千戶明年移鎮稜陵賓禮故老搜求俊又吳人悅服遷侍中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增邑五百戶後代渾為使持節安東將軍揚州都督卒于位顛弱冠襲爵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鎮軍長史元帝鎮建鄴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逼杜弢奔豫章復徵軍諮祭酒轉丞相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轉僕射領吏部代戴淵為護軍顛以雅望獲盛名然多酒失數為有司所糾劾卒不能改

王敦構逆温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舉兵脅之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寧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師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能奮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艸閒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遇害觀者皆爲流涕第嵩字仲智狷直果狹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帝爲晉王拜奉朝請羣臣勸卽尊位嵩獨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

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宏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坐謗訕大不敬廷尉論棄市時顓方貴重帝隱忍久之復爲廬陵太守未之職拜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疏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馭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犯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或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蝨者也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

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謀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遺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奉上輔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瑜亮也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湯湯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返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

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臣兄弟受遇無彼
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
下也導等由是復見委任顓被害敦使弔焉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
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及將害周札周筵乃并收焉顓兄弟
三人惟季弟謨在敦平詔贈戴淵譙王承等而未及顓謨時爲後軍
上疏訟之乃贈顓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謨歷官少府丹楊尹侍中
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顓子閔仕至尙書僕
射中軍將軍初顓母汝南李氏字絡秀在室顓父浚出獵避雨秀家
父兄皆不在秀與一婢宰豬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
怪使闚之獨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妾父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
女不聯姻貴族乎顓等旣長母謂曰我屈節汝家爲門戶計耳汝不
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母以至日

賜三子酒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爾等今並貴列吾目前吾無憂矣
嵩起曰恐不如尊悒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
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竟
如嵩言按絡秀傳云阿奴謨小字也而顓傳載嵩以燭投顓顓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是兄謂弟之通稱非小字也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吳會稽太守淵少游俠無
行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率其徒掠之獨據胡床坐岸上指揮徒
侶甚有條理機登舫屋望見之知非常人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
作劫邪淵感悟流涕投劍就機與定交焉年三十舉孝廉入洛機薦
之趙王倫倫辟之除沁水令不赴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
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
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帝爲晉王遷尙書
轉護軍僕射出爲征西將軍克豫幽冀雍并六州都督假節加散騎

常侍鎮壽春至合肥而王敦作難詔追入衛進驃騎將軍討敦敗績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見敦于石頭敦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答曰豈敢有餘但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嘗有憾于淵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媿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矣敦以爲然遂收殺之敦平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父粹惠帝初爲尚書郎持正不附楊駿駿敗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右將軍張華遇害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公爲長沙王乂所殺壺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例起復職固辭乃聽服闋爲世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尙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以功封建興縣公遷領軍明帝不豫領尙書令與王導等並受顧命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成帝卽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曰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昇疾而至太后臨朝與庾亮對直省中郡中正樂謨廷尉評庾怡各稱父命不就職壺奏劾之以爲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自專居職若順羣心則戰戍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是爲王者無人也宜絕表疏遂爲永制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鑿壺又奏之并劾御史中丞鍾雅阿導不舉並請免官雖寢不行舉朝震肅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縱任爲達壺以爲背禮傷教中朝所由傾覆欲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阮孚嘗謂壺卿恆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旣以風流相尙執

鄙吝者非壺而誰壺家至貧息當婚無以供辦帝知之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患創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將徵蘇峻壺以峻兵強地近一日爲變易致蹉跌固止亮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峻已出任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不知可卽禽不本出足下爲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共止之也壺司馬任台勸畜良馬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良馬何爲峻至東陵口壺以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加領軍給事中假節都督大杭東軍事率郭默趙胤討峻陵西敗績峻攻青谿壺與諸軍奮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遂大敗壺背創未合力疾率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死焉時年四十八二子眡盱相繼陷陳死壺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復何恨乎峻平初贈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進贈驃騎將軍侍中又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眡贈散騎侍郎盱贈奉車都尉三

子瞻至廣州刺史四子眈尙書郎

羊曼

羊曼字祖延祜兄之孫也王敦逼爲右長史酣醉不任事敦敗朝議罪其參佐温嶠申列逼迫之狀乃見原代阮孚爲丹楊尹蘇峻反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或勸避禍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動爲峻所害事平贈太常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尙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從渡江爲舍人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類帝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賜爵原鄉亭侯轉丞相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常年主者自出評估民貲以督課超作大函里別付之使自書以投百姓便之課更最入爲中

書通事郎王敦反領安東上將軍六師敗散超按兵直衛明帝討敦合義士以從事平封零陵伯出為義興太守徵拜中書侍郎遷射聲校尉校素無兵義興人多隨超因統以宿衛號為君子營蘇峻反代趙胤為左衛朝士多遣家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處妻孥宮內王師敗以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同侍帝死焉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少孤好學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渡江元帝召為丞相記室參軍拜臨淮內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遷北軍中候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王含之亂加廣武將軍討誅敦黨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劾尚書梅陶國喪奏伎百僚憚之監郭默軍討劉遐故部曲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為前鋒監軍領千人距峻兵少不敢進還拜侍中庾亮將出奔謂雅曰後事深以相

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及峻遷帝石頭與超同衛帝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雅步從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害也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超雅帝時年八歲雖處幽阨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義兵已據白石超雅乃與峻將匡術等謀奉帝返正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竟殺之讓與陶侃有舊峻平侃欲宥讓請于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超將改葬帝痛念不已詔遷高顯近地使得出入瞻望其墓追贈超衛尉卿諡曰忠贈雅光祿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有盛名與庾亮周顛友善好識拔才士時人方之許郭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道令尋拜丞相中兵屬累遷

中書郎尙書吏部郎爲王敦所忌以疾去職後至徐州刺史明帝將討王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温嶠尹丹楊以宣城經亂有山川之阻請補彝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反合義衆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按甲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鷂之逐烏雀今社稷危逼而計校兵力乎以朱綽爲前鋒破賊別帥于蕪湖自率衆出石碓賊將韓晃已破臺軍乘勝來攻彝以郡無堅城退守廣德尋聞王師敗績慷慨流涕復進屯涇縣時峻已挾天子州郡多遣使降附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乎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義在致死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家也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賊甘言誘之彝卒不從城陷爲晃所害時年五十三諸子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贈廷

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僉縱亦追贈興古太守

論曰成敗之說烏可忽哉彝以危疆崎嶇數月而韓晃之鋒不得與張健同肆于三吳是以虞顧敗而復振温陶得引爲援道徽因之斷峻東運皆事勢之相因而至者也故夫封疆之臣當危難之際能守一日必有一日之功非徒激烈就死明大節而已也儒生不識成敗轉移之局因謂忠臣烈士但盡其在我而置成敗于不計適足使成敗之說別張其熾以搖忠義之心非篤論矣

晉略列傳二十一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昔誰收輸三十一年

晉略列傳二十二

華恆

華恆字敬則平原高唐人曾祖歆魏太尉祖表魏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遜位拜太中大夫以苦節立名父廩字長駿魏時以妻父盧毓典選引嫌不得調晚始爲中書通事郎武帝少親之泰始中遷冗從僕射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將軍侍中出爲南中郎將河北都督乞終喪迕旨荀勗先爲子求廩女不得嫌之廩僚壻勗令袁毅以賂敗勗因排廩免之並削爵土以子混襲封混佯狂不拜太康初大赦廩得復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爲中書監惠帝時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公坐事免官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廩以辭勗婚坐廢然韓壽因賈后求妻廩孫廩竟不許也恆博學清素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爲太子賓友賜爵關

內侯辟王渾司徒倉曹屬除散騎侍郎參遷常侍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卽位拜尙書進封苑陵縣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長安陷沒時羣賊方盛州郡相繼奔走恆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自疑先予王導書導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召補光祿勳未拜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尙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請俟還洛恆引漢獻帝居許卽便郊崇從之以疾解職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表轉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太保國子祭酒成帝時愍帝所賜封進爵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侍帝至石頭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殺害然獨敬恆鍾雅劉超之死恆賴讓獨免帝加元服納后寇難之後禮籍靡遺恆考正撰定皆有

依據郊廟辟雍朝廷軌則多恆建議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
固讓未拜會卒年六十九卽以爲贈諡曰敬

陸曄陸玩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爲從兄機所侮居喪以孝聞察
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彙遷散騎常
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侍中皆北士帝欲兼用南
人曄以清貞著稱遂特拜焉遷尙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
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
爲領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遺詔曄錄尙書加散騎常
侍與受顧命入殿將兵直宿成帝卽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石頭舉動方正不爲凶威
變節峻敬待之使守臺城匡術歸順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

珍做宋版印
軍給千兵百騎進爵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歸里省墓以疾卒
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
有美名不就辟召元帝作相引爲參軍王導請昏于玩玩却之彘加
奮武將軍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受命敦平尚書令郗鑒
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宜皆免官禁錮温嶠上表申理得不坐拜侍中
遷吏部尚書轉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之亂與曄俱守宮城玩
潛說匡術歸順封興平伯轉尚書令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固讓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謝以玩德望遷
侍中司空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玩性
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年六十四卒諡曰康

褚裒

褚裒字謀遠河南陽翟人也襲父頽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諸王爭
權避之幽州河北復亂乃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事于時天下

鼎沸裴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道斷不得前洛陽陷與
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與流人帥陳撫等構怨裴說撫曰所
以在此謀逃難也宜戮力備賊而自相攻擊是避阬落井也秀雖失
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胡賊乘虛而至城必不守諸君雖得殺秀柰
細桑何撫等感悟善秀如初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道險不得進
因留密縣司隸荀組以爲參軍假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
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遷司隸司馬仍督諸營率衆進至汝水
柴肥口復阻賊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
國內史部曲將耿奴得衆而專裴常優遇之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
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裴裴知其不能容奴因誡之曰卿威殺
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勉納裴言外羈縻奴內實懷恨會遷
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郡內大亂徐州賊帥張平因
而乘之郡人恐將歸平組遣裴撫之乃定舉吏部郎不行遂東過江

元帝爲晉王拜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遣將領五百人隨戴淵赴難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帥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反拜侍中典征討軍事王師敗王導謂斐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斐卽入上閣躬自褒帝登太極前殿與導等共侍左右峻兵入斐臨陛正色呵之衆莫敢逼峻擅政猶以爲侍中從幸石頭明年與陸曄等鎮苑城匡術歸順蘇逸任讓圍之斐等固守賊平封長平伯遷丹楊尹京邑遭焚掠人物凋弊賴斐撫集復安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作新宮遷右僕射轉左加散騎常侍代何充爲護軍咸康七年年六十七卒贈衛將軍諡曰穆

孔愉

孔愉字敬康其先世居梁國漢末避地山陰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湘東太守從兄侃吳大司農並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

養祖母以孝聞吳平入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封雲之亂逼爲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救之乃免遂變姓名入新安山中躬耕讀書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祠元帝爲安東命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丞相參軍年五十矣華軼平以功封餘不亭侯中興建長兼中書郎帝任刁協劉隗頗疏王導愉陳導忠賢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之亂棄官還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入京師朝服守宗廟峻平遷尙書愉之爲長史也以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不過其品及平峻嶠有大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轉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咸和八年詔給尙書令陸玩親信二十人廩愉二十人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

之士賞報不足困瘁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感動鬼神宜并官省
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
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
從之王導于都坐詰愉君言姦暴誰邪愉因大論朝廷得失陸玩固
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位者周伯仁
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甚銜愉言後省左
右僕射以愉爲僕射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徙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
領國子祭酒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
舊陂毀廢數百年愉巡行修復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
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間棄官居之送資數百
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
曰貞子汪以直諫傅安國以儒素顯初愉與同郡丁潭張茂齊名潭
字世康茂字偉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王導嘗謂愉有公才而無公

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蘇峻之難潭爲常侍侍帝石頭康帝時以光祿大夫致仕年八十卒茂爲吳興太守與三子皆死沈充之難妻吳郡陸氏傾家率部曲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孔坦

孔坦字君平愉從兄侃之子也祖沖吳丹楊太守坦方直有雅望通左氏春秋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尙書郎時臺郎初到皆試策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汗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二年秀孝多不敢行到者

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到者

史云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按坦奏甚晰史文不明

坦奏議

曰古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平康之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徧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感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否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之期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後坐事被譴棄官歸會稽除領軍司馬未赴而沈充作難與虞潭等共起義兵

事平始就職王導請爲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尙書左丞蘇峻反與陶回共白導請先發制之導以爲然而庾亮不從賊遂渡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城陷白衣者俱免峻遷帝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義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謂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天今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偵之而信初郗鑒鎮京口侃等令以兵會故賊得東坦謂侃曰本不應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宜速遣還雖晚猶勝不也固爭乃聽賊勢遂分峻平拜吳郡太守以年少辭改丹楊尹又辭時宰未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遷吳興太守封晉陵縣男加建威將軍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詔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

臺中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王導請爲大司馬司馬石勒死石虎擅趙政勒養子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內附坦與聰書諭納並招石生于關中詞旨慷慨旣而朝廷不果北伐人皆恨之在職數年遷侍中成帝幸導府并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切諫帝旣加元服猶委政于導坦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迂導出爲廷尉鞅鞅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侍郎遷尙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對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中原未復爲恨亮報書以祭卒年五十一贈光祿勳諡曰簡

陶回

陶回丹楊人

史失其字

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少辟公府

不就王敦命爲大將軍參軍轉別駕敦死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亂與孔坦請先發制峻庾亮不聽峻旣渡江回復謂亮曰

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伏兵要之可一戰禽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與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擢北軍中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場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卹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對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勑熒惑何由退舍導深媿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

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

晉略列傳二十二

晉略列傳二十三

庾亮

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永嘉中爲建威將軍會稽太守徵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亮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辟元帝鎮東西曹掾聘其妹爲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丞相參軍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太子亮陳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焉叅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使詣蕪湖與王敦有所籌議敦歎其賢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遷中書監敦更忌焉然外崇重之敦反加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鳳敗督東征軍平沈充封永昌縣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帝疾篤與王導等並受遺詔輔政加給事中領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亮素與驃騎將軍領

左衛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不平解其兵柄宗怒欲除亮遂以謀反誅並廢宗兄太宰西陽王兼王導素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宗誅兼廢天下咸望其翦削宗室明帝遺詔褒進大臣不及陶侃祖約疑亮刪之並流怨言蘇峻在歷陽擁強兵居近地招納亡命約遭胡寇請救朝廷不應而峻救之峻約之交陰合琅邪人卞咸與宗俱誅其兄闡奔峻亮符峻送闡峻匿弗予亮懼亂出温嶠江州王舒會稽弟冰吳郡以爲外援徵郭默爲後將軍又修石頭城乃下詔徵峻峻約反嶠請入援亮疑陶侃止之郗鑒在廣陵與王舒並請赴難亮又不許峻遂犯京師亮督衆軍與戰建陽門未陳而潰亮乘小船西奔至尋陽更與嶠共推陶侃爲義軍盟主侃將至衆議皆謂且誅亮以謝天下亮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兵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然當今事急

不宜數使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勵士死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事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哽咽詔與羣臣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亮上疏曰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父之交猶有寄託況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內外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馳驅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忿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逾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不足以塞四海之責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自投艸野思愆

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任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恟知勸戒之綱矣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嘆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共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未有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返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行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豫州及揚州江西都督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郭默之亂亮表求親征以本官加征討

都督與陶侃共禽默進號鎮西將軍固讓不受并懇辭永昌封爵許之陶侃移亮書曰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報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陶侃卒遷江荊豫益雍梁六州都督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遷鎮武昌初王導輔政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郗鑒與亮不從乃止至是亮與鑒書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

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民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非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危國弊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覺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也公與下官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鑿終不許故其事得息石勒既死亮欲開復中原乃解豫州以授毛寶使戍邾城分遣諸將進據要害上疏請移鎮石城帝下其議王導欲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疏請而石城被寇邾城陷沒乃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進司空固讓不拜王導卒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又固辭自邾城之敗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年五十二卒贈

太尉謚曰文康及葬贈永昌公印綬弟冰述亮遺意固辭乃止

庾冰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起家祕書郎預平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內史蘇峻之亂棄郡奔王舒于會稽舒使將兵討賊得復郡會師京都司馬滕含破賊有功封冰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王導之甥兄亮辭不入輔乃徵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揚豫兗三州都督征虜將軍假節冰勤敏有吏幹禮朝賢擢後進朝野歸心爲政頗尙刑威殷融諫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吾不逮敢廢法乎范汪以天文錯度請修供禦之術冰曰天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滅久矣遭時顛沛復得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于覆亡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得復視

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于既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許之成帝疾篤中書符敕宮門毋納宰相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寵太甚固求出外會弟翼北伐以本號除江荆寧益梁交廣及豫州四郡都督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臨發上疏請廣引時彥諮詢政道得失情僞務經聽覽詞甚懇至康帝崩太后臨朝徵入輔以疾不至尋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也少有大略杜乂殷浩有盛名于時翼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中期以遠到温既尙主翼言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蘇峻作難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

從奔西軍事平辟陶侃太尉參軍參遷從事中郎歷鄱陽西陽太守
得民和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石城被圍翼設
奇潛致糧杖賜爵都亭侯亮卒授江荆司雍梁益都督安西將軍荆
州刺史假節鎮武昌翼年少遐邇慮其不稱比數年公私充實人情
翕然後趙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來降翼銳然以滅胡平蜀爲己
任東結遼東西結涼州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師期時東土賦役煩
重民多從海道逃入廣州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
兵器翼並表論之殷浩執高節翼召爲司馬不至移書誚讓之浩父
長沙太守羨爲政貪殘翼兄冰以浩故與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
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江東爲
政大較傴僂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
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
半年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

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

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一郡唯長沙最惡惡

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殷浩傳唯載羨為豫章不云為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史文不具耳康

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

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

異遼左矣臣欲北進移鎮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

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

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

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

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

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

百姓嗟怨翼實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詞帝及朝士皆止

之翼違詔遂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以胡寇有斃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取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牯穀艸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冬令水多燥涸運漕用工實爲艱阻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在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天高聽邇未垂照察朝議紛紜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

徙鎮襄陽其謝尙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征討都督翼大會僚佐親援弧矢而祝之曰我今行師若此射矣三起三疊萬衆屬目氣皆十倍翼之將遷也舉朝以爲不可唯兄冰與翼意同而桓温及譙王無忌亦贊成之翼撫綏荒遠廣爲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胡騎出樊城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之斬獲近半明年四月梁州刺史桓宣擊後趙將李羆敗于丹水宣尋卒翼命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屯戍西城以分宣任其年九月遣巴東太守楊謙伐漢走其將申陽獲其將樂高是月康帝崩踰月兄冰亦卒翼乃留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詔使翼還督江州代冰鎮武昌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仍請移鎮樂鄉不許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繕軍器積穀圖後舉永和元年六月疽發于背乃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

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領千人守巴陵翼卒于夏口年四十一贈車騎將軍諡曰肅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曹據長史江彪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討誅之朝廷命桓温代鎮方之兄弟並還豫章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灑人也祖暉揚州別駕伐吳之役說王渾疾渡江及勿與王濬爭功不見聽許仕終豫州刺史父徽安豐太守充以文義見稱初辟王敦大將軍掾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貪污狼籍敦嘗謂坐客家兄在郡定佳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彙官中書侍郎王導妻充從母充妻明穆皇后妹也故王導庾亮皆與厚善明帝亦親之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卿坐也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之亂從駕石頭事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

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墓被發去官營葬徵侍中不拜葬畢除丹楊尹導亮並薦之導曰充器局方槩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卒轉護軍與庾冰參錄遷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令錄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事綜一人于課對爲嫌上疏固讓改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帝有疾二子並幼庾冰勸帝立母弟爲嗣充爭之不能得建元初冰輔政充以驃騎將軍出鎮京口及冰鎮武昌乃徵充入輔康帝疾篤冰翼又欲立簡文充建議當立太子奏可穆帝卽位獻后臨朝加中書監錄尙書充辭監加侍中翼臨終表以後事委其子爰之充不可卒用桓温又薦褚裒參錄裒固求外鎮然充深杖之每曰得桓褚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強力有器局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先功實不以私恩樹親戚然昵近庸雜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鉅萬而親友

貧乏無所施以此獲譏于世永和二年年五十五卒贈司空諡曰文穆弟準字幼道高尚不仕充嘗勸之準曰第五之名亦復何減驃騎準于兄弟行第五故以自謂云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塏廟而已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而充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詔于道二何佞于佛準女爲穆章皇后宮中由是有佛堂至孝武益親事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祖晷武帝時爲尙書與郭弈並諫楊駿不可大任有直聲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重名爲桓彝謝安所貴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構逆爲郗鑒太尉參軍峻平封都鄉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女爲康帝琅邪王妃拜豫章太守康帝卽位徵侍中遷尙書固求出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

采何充代庾冰輔政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未募求出拜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及徐州之琅邪假節鎮金城領琅邪內史康帝崩穆帝立獻后臨朝又徵入輔固辭拜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吳國都督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元年徵爲揚州刺史錄尚書固讓于簡文帝乃以簡文爲撫軍錄尚書六條而進哀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聽還藩哀又固辭開府何充卒哀薦顧和殷浩浩遂柄用五年二月梁犢叛石虎哀遣督護王龕北伐本傳作徐龕獲其沛相支重降二千餘人旣而虎死中土大亂王俠或作俠以壽春來附哀表請大舉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督護王頤之等據彭城後遣督護糜疑據下邳賊卽奔潰宜速發以成聲勢乃拜征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軍事率衆二萬進次彭城河朔士庶降者日千計哀皆撫納甚得其歡心魯郡民五百餘家建義內附請兵接應哀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

之龕違哀節度及趙李農

李一作李菟

戰于代陂大敗邁戰死龕被執不屈

死士卒得脫者財千餘人哀上疏自貶請以征北將軍行事留鎮廣

陵詔不聽貶號使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遺民二十萬口內向已渡

河哀軍罷皆遭寇掠哀憂慨發病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問之代陂死

者之家也哀益慙恨其年遂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諡

曰元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二府辟不就爲

庾亮征西記室參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庾翼爲安西請爲軍司浩

素爲翼所輕遂稱疾去官屏居墓所翼移書讓之曰當今社稷安危

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

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

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

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各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遂不起屏居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衰永和二年何充卒簡文帝爲撫軍執政用褚裒薦徵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二月至于七月乃拜受焉初桓温與浩齊名每心競温既滅蜀朝廷憚之欲以浩抗温遂構嫌隙時冉閔誅滅石氏石冉諸將張遇魏統或作魏統姚襄等先後來降温請經略中原不報而授浩中軍將軍揚豫徐兗青五州都督委以開復浩亦毅然自任尙書左丞孔嚴言于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所以日昃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

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
頃來天時人事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閒日侍坐
亦已喚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
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
專征伐蕭曹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
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
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
雜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
浩不能用以淮南太守陳遼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尙
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畷田千餘頃供軍儲師次壽春而張
遇以許昌叛附秦浩督謝尙姚襄討之秦師救遇王師敗于誠橋乃
還屯壽春秦遷遇關中而戍許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鎮石門劉遂
鎮倉垣復還壽春潛誘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苻健許以

關中之任秦人僞許之降人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使圖姚襄襄
殺憬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代襄鎮譙而遷襄于梁表
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
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
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
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以與平北有隙愚謂猜
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
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
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
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張遇作亂
于長安秦主誅之其黨據邑以叛秦洛陽鎮將苻黃眉棄城西赴浩
以爲梁雷事捷請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九年十月自壽春率衆七萬
北伐召姚襄爲前驅襄叛襲敗浩于山桑浩棄輜重北就劉啓于譙

襄遂據淮南上表自陳且罪浩浩遣劉啓王彬之討襄皆敗死桓温
上疏曰按中軍將軍臣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侵官離局高下在心
前司徒臣謨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
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
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
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頓甲彌年傾竭資力收合亡賴以自強
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陂龍會奇德作變于
肘掖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
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用致逆命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
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
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
將及社稷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飭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
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猶含宏未忍誅殛宜且遐

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物可宣誠于將來矣乃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之出師也將發而墜馬竟以敗廢温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被放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戚容然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之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泫然泣下後温將以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諾將會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大迂温意由是遂絕十二年卒將葬故吏顧悅之上疏訟之詔復本官

晉略列傳二十四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父克字子尼以守正爲邦族所敬王澄過郡問迎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對曰蔡子尼江應元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歷成都王丞相東曹掾典選有聲見政弊還家東嬴公騰鎮鄴以軍期逼爲從事中郎與騰俱遇害謨弱冠郡察州舉公府辟並不就避亂渡江初參明帝東中郎軍遷元帝丞相掾轉參軍歷中書侍郎義興太守王敦大將軍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擅政吳國內史庾冰走會稽峻以謨代之謨讓郡還冰遂與東軍同起義峻平拜五兵尙書轉吏部封濟陽男遷太常領祕書監庾亮奏請移鎮石城以規中原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閒哉文

王身圯于姜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夫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起于衆異之中劫嗣主除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能乎將不能也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也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弗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

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
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
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
虎而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
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
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欲以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
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孰寇至丁夫
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苣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
利當是時寇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
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致糧之難莫過
嶠函而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
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至難而謂今
不能濟其所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

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陳而擊之將如之何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算之勝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郤鑒疾篤表謨自代出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拜征北將軍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都督領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春謨上疏曰壽春城小而固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閒遠者財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懼非策之長

者石虎于青州造船數百浮掠沿海諸縣謨扼險置八鎮城壘十一烽火望樓二十餘處戍卒七千餘人東自土山西至江乘警備嚴密而士卒不勞康帝卽位徵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二年領司徒錄尚書六條四年冬遷侍中司徒固辭不拜六年三月以疾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自謨之入錄而殷浩爲揚州桓温平蜀立大功朝廷欲崇浩以抗温内外離貳故謨終不肯拜司徒之命旣而中土遭冉閔之亂邊民降者相繼朝野欣慶謂太平可立致謨獨深憂之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引疾章十餘上十二月帝臨軒強拜之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固偃疾篤帝年八歲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羣臣劾謨不敬請送廷尉謨率

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殷浩欲論以大辟荀羨曰今日
殺蔡公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免爲庶人其後桓溫表論浩罪狀果
以謨事首列云免數年復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
就加冊命謨陳前疾未愈終以不拜十二年七十六卒贈侍中司
空謚曰文穆謨長于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世
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性方雅在王導坐見將奏女
伎卽起引去導亦不強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
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敕作頌成帝下其議謨上議曰佛者夷狄
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
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皇都隳敗而斯堂塊然獨存斯誠
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
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
夷狄作一像之頌于義有疑焉由是寢罷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刼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也年十三謁周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噉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見偁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累遷長史亮臨歿疏薦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徵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遷延未拜揚州刺史殷浩遺書勸之時浩與桓温構隙羲之以書誡浩浩不從乃報浩書曰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蹟猶存由來尙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恭以待命浩不能用旣拜護軍苦求宣

城乃以爲右將軍代王述爲會稽內史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致書止之言甚切至浩督安西將軍謝尚平北將軍姚襄討張遇于許

昌爲秦救所敗

史作爲姚襄所敗誤也浩爲襄敗旋即被廢無復再舉之圖

還屯壽春復圖再舉

羲之又與浩書曰知安西喪敗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

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總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簡文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

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斲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旦千里餽糧自古爲難況今運轉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量力度德不弊不已此封內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譙梁彭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嘗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振貸賦役繇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尙書僕射謝尙史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不爾此郡久以蹈

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余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

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三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其閒羲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王述喪母罷郡仍居郡境羲之素輕述一弔而已更不重詣述甚恨之旣而述徵爲揚州羲之遂偃病去郡竟家會稽以山水釣弋爲娛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遺旨固讓不受謝萬之任西藩羲之以爲用違其才致書桓温論之又遺書誠萬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

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祖楚字子荆恃才傲物爲石苞作書與吳主孫皓見僂于世及爲苞驃騎參軍侮易苞因而構隙互相表奏遂制參軍施敬府主遷衛軍司馬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劉毅以爲不祥楚上書請舉逸才隱士終于馮翊太守綽博學善屬文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焉除著作佐郎歷庾亮征西參軍章安令太學博士尙書郎殷浩建威長史王羲之右將軍長史永嘉太守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溫請遷都洛陽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返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
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湯湯一時橫流
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
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
易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
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
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陌阡
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
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
之日中興五陵卽便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
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
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
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返舊之樂賒而趣死

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踣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滄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及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治

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攻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温見之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知人家國事邪轉廷尉領著作郎如故年五十八卒綽文爲時冠温王郗庾之葬須綽爲文然後刊石焉

論曰諸庾自慙召亂發憤圖功殷桓抗衡各務所志豈真爲恢復計哉遂使江左疲弊淮南蕭索以經國之大猷供挾私之假借嗚呼甚矣道明逸少志存安內慤懃懇惻情見乎詞卷而懷之殆非得已桓温徒爲大言綽之論事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文爲時冠豈虛也哉

晉略列傳二十五

桓温

桓温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温欲復讎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温詭為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并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温嶠友善温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唬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為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貌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棱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荆梁益寧四州都督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鎮江陵時永和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二月温將伐蜀眾皆以為不可獨諮議參軍袁

喬勸温

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為温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相温議伐蜀喬曰今

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已入其險李

晉

略 列傳二十五

一 中華書局聚

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窬此又似是非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軼江渚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温悼惜之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山松爲吳內史死孫温從之使領二千人爲軍鋒明年軍至彭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

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分爲兩軍勢力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温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趨彭模不值温攻楚盛不勝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悉衆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温參軍龔護戰歿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還面縛歸命温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鎮東鄧定爲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温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取水陸之宜朝廷方忌温平蜀功

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
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衆五萬徑
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手書乃還鎮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
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
詞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
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
戈馳驅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
纖芥容此嫌疑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
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
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
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
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于胸心交亂過于四

國此古賢所以嘆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久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軍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廢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卽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浙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壘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絕倫陷陳殺應誕劉泓士卒死傷千數溫督衆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簡銳騎馳襲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豫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口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

亡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丹閔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既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温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襄軍屯水北温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邙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温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遷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閒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暉立儁弟恪輔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兗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羨字令則崧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郗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五選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禽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十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茌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哀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疾解職

邳豫州袁真鎮壽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
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
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
邇悲惶痛心于旣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
備徹天聽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歧踵思佇雲羅
混綱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
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凌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
悠闊風馬殊邇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
極旣迴衆星斯仰本原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
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
而自絕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
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
越躩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

然也喪亂繇邇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
遂絕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
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
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
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鬯
井邑旣修綱維輟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鬯
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
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
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温自與殷浩
構隙八州資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衆咸謂中原可圖而
温獨憚慕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覲朝
廷懼而止己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

詔褒嘉委重于温又改授温并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温加督交廣當

在改封南郡時史文不具俾得揣意北征温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

侍中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温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率舟軍進

次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温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温乃奉

詔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

揚州牧三年移鎮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即位三月而洛陽為燕

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明年

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並在伐姚襄時按温以建元元年

年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

十三年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
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江中温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
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温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而
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為合矣上溯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

柳可將自涉入河參軍郝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
十圍將自涉入河參軍郝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
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衆卷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
戰則呼吸可決彼服公威略必望旗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
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謂此計輕脫務爲持重便當頓兵
河涉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
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則狼顧日月相引黽俛秋冬船道旣以澀
滯裘褐不足禦寒恐此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温不從進攻湖陸執慕
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暉將
北走温軍不時進爲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温收餘衆屯山陽浦
諉罪于袁真廢爲庶人真怒據壽春以叛温移鎮廣陵發徒築城疫
作死者復數千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
初温自負雄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
嘗臥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

不能流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

墓復望之曰可人可人既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

曰未也因就温宿中夜謂温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温曰卿欲何言超

曰任天下之重者膺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勳內無伊霍之舉何以

易視聽鎮異同乎温深納之遂謀廢立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也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

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為桓温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

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温每日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

欲情居之愔與温賤欲共獎王室超見毀之更為作賤自陳老病不

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大喜即轉愔會稽簡文既立遷中書侍郎謝

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曰盱未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須

與邪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在謝安右

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

服闋除散騎常侍出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温定廢立之謀則有之矣就宿之言至為要密安得宣露人聞史文似此者固不可信 初元明之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傳弟也李去子為木車脫軸為亘河內大縣

爲溫二子者溫字元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篡而死會稽卒爲桓
玄所害而晉亡簡文帝旣立溫復鎮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
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
詔不悅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旣
立溫入朝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
靈見又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
子也浩廢死涓不諳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
停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衮冕之服喪
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諡曰宣武溫自廢立意存革命簡文大
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卒弟
沖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敢議溫
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弘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淪落焉先
是謝石卒弘之議謚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桓宗猶強僕

射王珣又温故吏三怨交集竟格弘之議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温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恩懷入幕之遇託以廢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猶避君位復子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温忠誠何不仰遵二矩方提勒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弘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論曰道子對桓玄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旣衰桓宗亦覆然則彰瘡之權貴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晉略列傳二十五

晉

略
列傳二十五

七
中華書局聚